

# 第十二期

## 目錄

生活	▲▲指導	如何寫小說？(續完).....徐仲年
文藝	▲▲指導	如何研究國際公法？.....王鐵崖
國地	▲▲指導	怎樣做一個大時代的公務員？.....陳希聲
時事	▲▲指導	關於通訊的寫作.....田仲濟
學府風光	▲▲指導	從「西藏巡禮」談到康藏邊政.....顏澤夔
國評	▲▲指導	山西大學的新姿態.....呂文載
英漢對譯	▲▲指導	中國國民黨農業政策.....蔣平章
問題解答	▲▲指導	太戈爾覆野口米次郎函.....張易譯
文(化)新(聞)	▲▲指導	研究農業經濟地政及合作等問題.....王益滔
新書消息	▲▲指導	本會編輯室
		國立中央圖書館

# 讀書通訊

半月刊

每份定價國幣一角  
每月一元六角

總發行所

編輯兼發行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口十四號

本期刊物定期原定本年四月六日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 英文教學我見

錢歌川

英文值得學嗎？當然值得學。

如果值得學的話，就值得學好；

學不好，就不好。

在國立大學教英文，別太來找我做關於英文教學的文章，自然是很合理的，而且似乎是不容辭。固然，我也並不是沒有一點意見，不過說出來，也許要挨罵。罵我發空議論，不切實際，太理想大而無當，幸虧袁子才說過：睡罵由人睡罵，好詩我自存之。我現在也可以學他的口吻說：你罵罵儘管罵罷，文章我還是要做的。

以英文教師的身份，照理應該多多提倡學習英文的，然而我却主張少學英文，或甚至廢止英文為必修科，以節省學生精力，空出時間來攻讀專門科目。我為什麼要倡此異說？難道是為求復興中國文化，而排擠西洋學術嗎？當然不是的。我是一個既不薄中國文化，又愛西洋學術的人。一方面對於國故，希望不全數摒棄，對於科學，尤希望急起直追。誰都知道，我們學英文或其他歐美文字，是用作一種工具，而去研究西洋學術的。既然新法西來，根據「君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原則，我們自然應先努力把西洋文字學好，然後才能去研究西學。器既不利，而欲求其事之善是很難的。不過每個人總有一把鋒利的「來路貨」，事實上就不容易辦到了。因為沒有來路貨的工具，就老等着不動手去製造，我覺得也是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仿照那把來路貨，自己造出許多工具來，分給那工匠人，即日開工才是。

中國人學了五六十年的英文，沒有幾個人學通了的，並不是中國人特別蠢，只怪得英文特別難。而我們却偏要把這特別難的英文，壓迫每個學生去學，不管他學得好學不好，幾十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大多數的人英文都沒有學好，而我們偏要認定他們都是好英文，而期待他們介紹西洋學術進來。中國之不能急起直追，迎頭趕上歐美各國，英文教學的失敗，實應負相當的責任。

中國現在是只有小學才沒有英文，在中學學了六年英文，進大學再學一年英文，一共名義上是學七年英文，但因為別的科目繁多，英文鐘點太少，很難把英文學好，在大學二年級以後進學專科，直到畢業，沒有幾個人能完全讀懂英文原著，結果無法作高深的研究，這事實教育當局是誰都知道的。但是大家都責備學生英文不好，沒有一個人去想別的辦法補救。他們都是故步自封，縱是有心人，也只在改良英文教學的範圍中兜圈子，不敢大膽跳出圈子以外去想辦法，所以在英文教學上既無奇跡發現，學生的英文程度，也就老是原樣沒有多大進步，但我們指望大學生出來推進新文化學術，並不因之稍減其熱烈。我認爲在這種現狀下，求大學生英文程度的長足進步，因之得以迎頭趕上西洋學術的發達，實在有類於待河之清，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我現在不揣庸陋，想提出一個激進的辦法來：第一希望教育當局創辦一個外國語文學校，聘請精通西文的人，專教語言文字，以便造就一班翻譯人才出來。將來就以這學校爲中心，成立一個譯學館，把歐美各國的各科名著，全部忠實地譯成中文，作一專科學院或大學教本的基礎，然後再跟着日新月異的科學進步，應有新書，或甚至雜誌論文，隨出隨譯，以利學者。此事成功以後，便可把各學校中的英文課程取消，至少也得把它降爲隨意科，除外國文學系之外，一門學科皆用中文教授，參考書全用中文譯本。這樣一來，學生便可有充分的時間去攻讀研究他所學的專門，而不必在費長年累月的時間去學那很難學好的英文了。

在大學和師範學院裏仍有外國文學一系，進這一系的學生，在頭兩年可專攻文字，以後再讀那一國的較高深的文學作品及理論書。至於其他各院各系的

學生，就簡直不用學英文了。如技藝專門學校一類的學校，三年畢業便學得一種專門技藝，更不應把外國文去加重他們的負擔，耗費他們的時間。也許有人要問：如果專科學院和大學里全無英文，畢業生出國留學不是很困難嗎？我的回答是：如果國內的大學辦得好，根本用不着出國留學。即令做過幾年事之後，要出國去考察，專門的東西既懂得了，自然一見即能體會，幾句普通話是隨便可以學會的，即不能和出國之博學鴻儒，幾句外國話來學也來得及。現在中國大學里只有英文是必修科，如此似乎只限於到英美兩國去留學，然而事實上到日本、法、德各國去留學的人還更多呢，我親眼看見他們大多數都是到了那里才從頭開始去學習那一國的文字的。

總之，我的理想的救濟辦法，是以正確的中文譯本代替原書，學生根本不用學習英文，如果你認為大而無當，我只好退而求諸其次，那就是把專科學院和大學的修業期間，延長到六年，三年預科，三年本科。預科以學外國文（不一定英文，視其所學專門而定）為主，國文系當然是以中文為主，旁及各基本科目。外國文每星期至少宜授八小時，多則十二小時，務必在三年以內，使學生能學通，到本科時參考外國專門著作，便可應付裕如了。如果我們決定要學生在大學預科里去專修英文（或其他外國文）的話，那末在中學校里就可於側重國文，使他們在中學時代把國文學通，進大學時除國文系外，其餘的學生不必再要讀基本國文，而能人人寫得出通順的白話和淺近的文言文。

大學預科的英文鑰點固然要加多，教授的方法也得改善。我素來是主張以閱讀為主，寫作爲次，說話再次的。中國一般學英文的傾向，剛巧和這相反。大家以爲口裏能夠說得出幾句不三不四的英文，手裏能寫得出幾句似通非通的洋信，英文就算學好了。至於讀書是大家所不注意的，所以翻譯時動筆就錯。這完全是買辦式的，不是研究學術的辦法。日本人以前只注重讀書，忽視寫說，林語堂說爲半身不遂，他忘記了我們自己的病症，却是全身不遂呢。日本在二十年前，教育當局從英國聘了一位英文學者巴馬去任顧問以後，已經把那半身不遂的毛病診好了。我們至今却依舊全身不遂，沒有人去診。

如果不放棄英文的話，我們第一得養成學生的閱讀能力。課堂里直接教授，即專用英文而不用中文講解，固然可以訓練學生的聽覺（如果教師自己的發音根本不正確時，自然就不免遺誤蒼生了），但對於學生閱讀能力的養成却有很大的障礙，因爲學生聽不慣不教問，即教問也多聽不進意。教師自己不懂也容易敷衍過去，如果用中文講解，只要有一點破綻，學生便看出來了。

由教師用中文講解，還不及要學生講解來得更有效果。學生閱讀能力的養成，就在這種時候。因爲他們對於書本上的文章已下過一番工夫，查生字，求原意，最後只剩下幾點疑難，費盡心思也不能理解，只好到課堂裏向教師問個明白，於是完全懂了。這樣學來的難字難句，只要真正了解了，就一生再不會忘記，而學成的英文，也就不是皮毛，而內容實在得多了。

學生在口頭解說之後，還要叫他們時常用中文翻譯出來，因爲口頭解說，即是有些不徹底了解的地方，也還可以馬虎過去，一動筆就不成了。要看學生真正懂了沒有，譯詞是最好的試金石。

至於寫作方面，應該每星期至少做一次練習。練習可分幾種：即毫無限制的（不出題目），限制範圍的（出題目），限制字句的（中譯英），指定成語的（以成語造句）等等。

說話首先要注重發音，即單字的發音，連字的發音和文句的發音。萬國音符是很可以利用的，因爲一符一音，自然沒有韋氏音符那樣混亂。發符與字母雖然很多是同形的，但發音決不同，這種小處亦非注意不可，不然你做了大學教授去教英文的時候，還是分不清楚。會話鑰點，也是應該有的，在那一個課程裏面，決不宜教書本英文，而應教活生生的習用英語。不消說，這時課堂上自然應該完全說英文了。

教一年級的英文，尤其是發音和會話的課程，非要頂好的教師不可。中國的大學里在這一點上，也犯了一個不可原恕的錯誤，大家有一種偏見，看不起一年級，所以常常僱用剛畢業的學生，或是比較不行的教師去教一年級，建設青年，實非淺鮮。因爲一起頭就糟，根基沒有打好，以後改正事倍功半，甚至不能挽救，所謂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如果法乎其下，自然無所得了。



指	導
導	導

# 如何研究國際公法

?

正鐵崖

國際公法為近代的產物，歷史比較短，自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法」算到現在不過三百五十年。國際公法之為獨立的學問，還在十八世紀的後期，而各國大學設立獨立的課程，更是不久的事情。國際公法是國際社會的法律，國際社會初具雛形的時候，當然很難希望有完全的國際公法的系統。二十世紀中，國際社會的組織逐漸健全，以國際社會為基礎的法律，也就迅速地發展，而國際公法的研究，遂受一般的注意。

國際公法的知識輸入到中國來，并不甚晚。事實上，光緒年間中國的門戶正式被打開之初，就可以找得此種知識輸入的痕跡。「海國圖志」中包含國際公法的材料，林則徐曾經利用它們來對付英國人。及至咸豐年間，總理衙門成立，附設同文館，國際公法更正式輸入。在丁建良 W. A. P. Martin 主持之下，同文館翻譯了 Wharton Woolsey 和 Bunnell 的著作；不久，總理衙門就有機會根據從這些著作所得來的知識，抗議普魯士在中國領海內違法拿捕丹麥船隻的行為。可是，不幸得很，國際公法的輸入雖已有八十年左右的歷史，國際公法的研究到了現在還相當幼稚。這當然與一般法律的研究有連帶的關係。但是，一般未認國際公法為需要深刻研究的學問，而過分重視對外交涉的應付作用，恐怕也是研究落後的重要原因。

研究與認識不同，隨便檢讀一本國際公法概論就可認識國際公法的內容。研究學問則以探求真理為目的，研究的時候，不能不決定研究的方法，不能不注意研究的材料。國際公法與國際社會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從國際社會的事實中找出規定國際關係的規則，討論這些規則的効力的根據，而又把它們組織成完整的系統，這是國際法學者的工作。這也許是傾向理論的方法，但是理論如果來自事實，則不但對於學術有貢獻，而在實際上亦大有其用處。上次歐戰以來，傳統的學說遭受新學說的猛烈攻擊，此種攻擊不能不認為在實際上發生相當的影響。民國十七年七月間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民法總則制定法原則時，說明稱：「凡是中外條約一經中國政府批准公布，對於中

國人民，直接發生効力，與一般法律無異」。如果對於條約與國內法的關係的學說不加以研究，此項說明就難獲得適當的解釋。

其實，採用理論的方法并非像自然法學派，完全從「自然道理」尋求國際公法的規則。國際公法為客觀的法律，它有客觀的法律淵源，現在一般學者均認國際裁判常設法庭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規定，係對於國際公法的淵源的權威的說明，即國際公法的淵源為：(一)國際條約，(二)國際習慣，(三)法律普通原則，及(四)司法判決及公法家的著作。這些淵源即係學理上研究國際公法的材料的範圍。初學國際公法者當然應當先選讀一本所謂「一般的著作 (General Work)」，使得對於國際公法的基本觀念和它的各部門擁有相當的認識；但是，能够利用一切有關於國際公法的淵源的材料，研究的結果才有真正的價值。

各國政府對於牠們所締結的條約常彙編印出，國際聯盟成立以後各國在國際秘書處登記的條約由秘書處編成條約集 Treaty Series。這些條約彙集給研究國際公法者以莫大的便利。國際公法的規則常見諸條約的規定；如果已見於條約的規定，則國際公法的內容自較明確。此所以國際條約為國際公法的首要的淵源。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國高等捕獲法院於 *Albanese* 案件判決稱，條約明文的规定得適用時則不必援引習慣。一般國際法院都是這樣看法。然而，大部份的國際公法的規則，還存諸國際習慣，幾十年來逐漸加增的所謂「造法條約」 Law-Making Treaties，還不能代替習慣的國際公法的地位。而研究屬於國際習慣範圍內的材料，恐怕是研究國際公法者最艱苦的工作。此項材料多不勝言，即以最重要的有關於國際公法的外交文件而言，J. B. Moore 所編的八大本的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不過代表美國的外交文件的一部份，H. A. Smith 繼 Moore 之後編輯英國的外交文件，花了幾年的工夫，不過對於關於「國家」和「領土」的兩冊。不但如此，外交文件不過表現國家的實施以為國際習慣的證據，如何利用外交文件和從牠們

# 怎樣做一個大時代的公務員？

陳希夢

怎樣做一個大時代的公務員？關於這個問題，我可以分三方面來說：第一，公務員要有豐富的學識和工作能力；第二，公務員要有高尚的人格；第三，公務員要有健全的體格。這三點，我認為是一個優良的公務員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現在再分別來說明：

（甲）工作方面。普通有一句話說：「人為萬物之靈」，可是一個人並不是萬能的，因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是不能够做一切工作的。人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乃是各個人都能發揮各人的長處，使人類社會得到發達的進步，因此能戰勝一切動物。基於這個原則，我們應該各展所長，各盡其能，古人所謂「量才器使」，「人盡其才」，也就是這個道理。然而各人的長處——即工作能力，並不是與生俱來，而由於各人的學習得來的，所以，一個剛從學校裏出來的學生，並不能勝任一切工作。就擬辦公文來說，這門「專門」，「學此」——應用文的功課，大多數的學校是沒有教的。就是有的話，也是沒有極力去實習的，所以一個剛從學校裏出來的人，是要經過相當時期的練習才能對擬辦公文的工作，做得純熟。因此，我們對於所任的工作，應該時時反省：「我對於現在做的工作，是不是合宜？於我本身的能力，是否配合得當？」如果於我不相宜的話，我應該想辦法另行調換。假使自己覺得做某一部門工作，能够使我發揮更大的能力的話，那就不妨請求主管長官調換工作。我想，主管長官一定也是深明瞭望的。不過，在另一方面說，我們做事，還須要有幾分勉強性，假如你從未辦過公文，可是你到機關裏之後，就非學習辦公事不可！那時你只有勉強去學，你當然不能因為你的能力不適應於辦公文而不做，只要你不自暴自棄，能有決心，肯努力學習，我想總有成功學會的一天。

過去的公務員的辦公時間，上午是九點到十二點，下午是二點到五點，一天只有六點鐘的工作時間，雖然一天只有六小時的辦公時間，可是還有許多不能按時進退的。過去的公務員，因為本身的散漫和不振作，所以不能發揮他們的長處，表現他們的工作成績，並不上大時代的公務員的資格。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逐漸大難，民族危殆，已萬分嚴重，所以我們做公務員的，更應盡忠職守，發揮各人的長處，使我們的國家從水深火熱中得以拯救。

處在這個生存競爭很劇烈的時代，人不能脫離世界去做一個超人，要是我們不努力掙扎，使我們的國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後我們就沒有立足的餘地，所以我們應當埋頭苦幹，兢兢業業地去做一個負責的公務員才是。

之中發見國家的實施，還要盡充分的歷史的知識。例如：國家對於新成立的國家發生如何的關係可以發生國家承認的效力。對於這個問題，從過去的外交的例子裏可以得到法律上的答案，但是研究這些例子無疑地需要明瞭當時的外交背景。在這一方面，外交史可以說是國際公法的最重要的補助學問。

實在法學者解決主張國際公法的淵源只有條約和習慣，他們忘了他們承認國際公法是一種法律。任何法律總屬於一個法律系統，一個法律觀念，牠們是不能分開為毫不相干的知識。國際公法在牠形成的時期受羅馬法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其實國際公法上的許多觀念和規定採取自私法。契約之於條約，財產權之取得於國家領土之取得，其他如租借地、國家繼承等都是明顯的例。國際公法以國家有國際人格，與人在私法上的地位極相類似，國際公法採用私法上的原則當為很自然的傾向。常設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的規定打破實在法學說的限制，以法律普通原則為國際公法的淵源，實另外給國際公法的研究一個豐富的寶藏。

私法的訓練對於研究國際公法的司法判例更是不可少的。國際司法判例當然為國際公法的重要材料，國內法院的判例，常有關於國際公法問題者，亦不可忽視。一部份的美國學者甚至主張判例的研究是研究國際公法最好的方法，事實上，美國大學的法科大多數採用這所謂「判例方法」(Case Method)來研究國際公法。專用這樣的方法似甚有流弊，所以現在美國的「判例書(Case Book)」中常增加學者的意見或編者自己的註解。不過，判例的研究仍有牠的價值，就是歐陸的學者近來也感覺此

其次，教育領導者在培養自願志願，應注意下列各點：

一、嚴加督導 督導所屬的辦事人員勤奮工作，是公務機關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任何人的精神，注意力都有緊張和鬆弛的時候，決不會時刻緊張的，所以需要負領導責任的人，隨時督促指導，才不致使辦事工作鬆懈，精神不振，這樣才能使各人都盡本位的責任。

二、以身作則 一處一科所表現的成績的優劣，與主管長官的關係很大，部屬的工作勤勉與否，亦與主管長官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負領導責任的人員應該以身作則，做一般屬員的模範，同時還要負教導的責任。比方說，一個新的職員來服務，他不能擬稿或雖能擬稿而不熟練，做處長科長的，就應該指導他如何去辦，把處內科內的案卷拿給他看，決不能因為他不會擬稿而不管他，這樣才能使他一處一科成績表現得好。記得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在臺灣鐵路局當科員，一進去，科長就給我一個考試（這是沒有形式的考試，並非正式考試），那時，剛到新交通部就職，他就叫我擬一個賀電，要是你擬得好，他就把薪水批得高些，擬得不行的話，不但會把薪水批得低些，並且會把職位降低。做指令、訓令這種事情，我在大學裏不會學過，所以每當工作之餘，把局內全部案卷都看了一遍，以後各項工作都能勝任無誤，所以做處長科長的，對工作能力不強經驗缺乏的屬員，要負實際教導的責任，使工作能順利進行，因為我們工作的好壞，不但關係個人事業的前途，且與整個團體的名譽有關。

三、能負責任 對於工作方面，還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能負責任，切實做到不敷衍，不推諉。對人方面，也要誠懇坦白，不要敷衍欺騙。因為敷衍推諉的惡習，都是我們公務員所最忌的，工作之不能緊張，無成績表現，就是這些惡習在作祟。

五、虛心接受別人指導 我們知道人不是萬能的，任何人都有長處，都有短處，我們不但要時時請教比我們地位高，能力強的人，並且要請教地位比我們低的人，這是要做到「不恥下問」，這樣做去，才能逐漸進步。

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時時警惕自己，勉力去做一個大時代的公務員。

乙、人格方面 單是工作能力表現得好，還不能合乎現代公務員的標準。過去的教育，對訓育方面可以說不十分注重，所以教育失敗的，現在不論訓練機關或學校，都很重視訓育，所以教育成績比較得好，現今中央規定公務員的考績，也是工作與品行並重的，所以做一個標準的公務員的第二條件，就是要有高尚的品格。

「人格」二字，是老百姓常說的一個名辭，人格的修養，不外乎「禮義廉恥」四字。要是不知道禮義廉恥，那就無所不為，無所不取，倘使一個人到了無所不為無所不取的時候，那末強盜、漢奸、竊賊都會去做。一個人到了這個程度，那就完了；如果一國中大多數人民到了這個程度，一個國家不是垮了嗎？所以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大家都知道這話太人是從經驗的，可是能有

種研究的重要。近年若干英國學者，在英倫各國學者幫忙之下，把一九一九年以後有關於國際公法的案件，作為提要，每年編印出來（Annual Diges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Cases），此項工作，雖然未完全滿意的地步，但已經給研究者很大的便利。

我們不能否認國際公法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在我國沒有完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國際公法很難充分發展。然而即在開始發展的時候，研究的工作最值得做。並且中實有自己材料，有特殊的問題，利用這些材料，討論這些問題，可以說，對於國際公法的研究也有相當的貢獻，而這樣的工作不應當有十分困難。很多人已經研究中外條約，其實他們只研究到條約的一部份，同時在條約之外還有許多其他材料。例如，中外關於邊界的條約之中有許多問題可以研究，條約之中關於教會地位的規定亦值得討論，如果能夠從歷史的材料研究從前高麗、安南等國和中國的法律上關係，或從法律的規定討論現在蒙古、西藏等地在我國內的地位，恐怕其貢獻或價值，不會在研究國際法上的附屬國或討論不列顛自治領之下。這些不過是便舉例而已，材料和問題之多，或且不是一紙所能想像的。

許多人以為國際公法是一種空想，毫無實際作用的。這樣膚淺的見解不必贅加批評。一個正當的國際法的工作，應根據十七八世紀歐洲國際公法，英國外交部的要領法律顧問，決不是消閒度日的。眼光如果放大一點，我們就很容易知道，在國際法會改造的前途，國際公法也負一個重大的任務。國際良好秩序的樹立也將在國際公法中找到唯一的途徑。英國牛津大學教授，H. Lauterpacht 寫了一本外國國際法論（The Law of Nations）給初學者和普通大眾讀。他告訴我們：國際公法決不是幻想，勿視國際公法對於人類的貢獻是最高尚不過的。我希望能夠把這這意思轉告國內對國際公法有興趣的人們。

「偉大點，就是不尊重人格。他只知道錢，只知道個人，不知道國家，所以到現在為止，雖然猶太商人的勢力佈滿全世界，然而猶太民族始終不能復興，不能復興！尤其在德國，備受希特勒的壓迫和奴役。我們不要以為一個人不知恥是不重要的，因為你要知道，如果個個人都這樣想這樣做，國家就要亡了。比方說，汪精衛是一個認賊作父，不知羞恥的壞蛋，倘使大家都和他一樣做漢奸，我們還能夠抗戰嗎？所以我們要時刻遵守禮、義、廉、恥，尤其是這大時代中，更應切實做到。我們不但自己要有健全的人格和道德，並且要將這美德發揚光大，務使家屬朋友都能養成高尚的人格和道德，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健全的國家。至於人格的修養問題，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辦法。語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就是說，站在山的上面，是看不出廬山的各方面的；做事也是這樣，我們要置身事外，才能看出自己一舉一動之是否適當，不要以為反正沒有人看見就可以作惡。古語說：「欲人不知，莫如不爲；欲人不聞，莫如不言」，又說：「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這都是人格修養的至理名言！

此外，我們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渺小，自大固然不對，自卑也是不妥當的。我們要有偉大的氣概，要有其大者遠者，不要存其小者近者，像「禹稷思天下有溺者，獨已溺之，有飢者獨已飢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髮裸裎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這一種話所表現的氣概多麼偉大！我們要有一種人，事業不做不大，只要看他有沒有氣概，他的目標怎樣就够。許多無謂的事情，當然不會去想。可是我們的志向不可不立定，因爲一個已立定志向的人，天天會努力向所立的目的做去，使之成功。 國父會告

### 方以智之治學方法

吳宗慈

方以智之治學方法有三，今人所恆用科學方法治學，其理莫能外也。

(一) 尊經。經之曰：「吾與方使遊，即欲通其義也。見物欲知其名也。物理無不可識者，吾獲之，無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類類皆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後釋然於吾心。」(通雅卷一)

(二) 通雅。通雅之曰：「考此者，自其原本，不可不知，不可不釋也。」(通雅卷一)

(三) 證。證之曰：「考此者，自其原本，不可不知，不可不釋也。」(通雅卷一)

他證乃可明也。：智每較定前人，必不敢以無證妄說。一見卷首。

一、河漢於今。：智每較定前人，必不敢以無證妄說。一見卷首。

二、人偶見一端。而況有他端乎？(卷五十一)

三、生今而推今耶？時未至也，其智之變亦未及也。不學則前人之言非我有矣。而才日新，學而循迹引墨，不失尺寸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卷首)

四、徒讀死書。惟古人之言是從，則亦何貴夫學？此疑也。無學則前人之言非我有矣。而才日新，學而循迹引墨，不失尺寸之智也。日新其故，其故愈新。(卷首)

五、力守之。則一切均爲有用之學，而不肯手進化之厚則矣。

評我們「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這話我也說過好多次，可是立大志做大事並不要做如何大的官，也不是求如何了不起的地位。從前，皇帝的地位，總算是最高了，但是歷代帝王，我們能夠叫得出名字的有幾個？孔子沒有做過大官，然而却受世人崇敬！我們都說：國父偉大，然而曹錕徐世昌亦曾做過總統，爲什麼沒有人稱道他？這就在一個有偉大的人格，而一個沒有偉大的人格，這點上，所以我們要立志做一個有高尚的人格的人，尤其是我們公務員，更應特別注重！記得宋朝范文正公說過幾句話，這幾句話對於我們人格的修養有很大幫助的，大意是這樣：「我每天睡覺的時候，一定要想一想：我今天所做的工作，和今天國家所給我的俸祿是不是相當？能不能抵銷？如果今天我所做的工作和所拿的錢報銷不了的時候，我就睡不著，一定要想出方法來使錢與工作相當」。我們做公務員的，應當努力效法他，也應當每天反省一下：我今天所拿國家的錢和我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否配合？如果能天天反省，天天檢討，就不致對工作偷懶及發生越軌的行爲，這樣就是一個人格高尚的公務員。

丙、體格方面 我們要造就深湛的學問，完成偉大的事業，體格的健全是很重要的。要是沒有健全的身體，就不能有振奮奮發的精神；沒有振奮奮發的精神，事業就無法完成。凡是勇敢的人，體格必定是很健康的，如果體格不行的話，別人只須三個鐘頭做完的事情，而他却要一天或數天才能成功，這是多麼吃虧的事！我們對於體格的鍛鍊，非以十二萬分的注意不可！鍛鍊體格，這不但是與個人事業前途有關係的事，同時還和整個民族強盛與否有密切關係！



# 關於通訊的寫作

田仲漢

統戰以來，通訊成了一種最流行的體裁。在這偉大的時代里，許多事業刺激着作者去寫作，許多青年為新的變動激動着執起筆來，通訊成了他們慣於採取的形式；並且新聞消息借了它也更完成了報導的任務；所以這種文體成了目前最發達的文體了。

可是回看過去三年多，發表在報章雜誌上的許多通訊，固然有的寫得不錯，可是更多的卻存在着不少的缺陷。這些缺陷多半是不能忽略的，這是今天不可不注意糾正的問題。

有許多作者寫通訊的動機是想表現自己，不會注意讀者的要求。見了一些新奇的东西，遇到外界一種新的刺激，立刻就寫出來。例如「每到一個地方，他就把這個地方搜集來的所有的新聞材料都塞了進去，看到什麼就寫什麼，文章一開始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寫到什麼地方能夠結束。他只顧到自己寫出些什麼，但他沒有顧慮到讀者們從他的報導中可以得到些什麼」。有的「喜歡寫從甲地到乙地這一類的通訊，他只是像記流水帳般把一路所看見的按着時間的順序排列起來，間雜以一些不必要的風景的描寫和樸素的抒情和感想；有時甚至連自己睡了幾點鐘午覺，吃了幾碗飯都寫了出來」。更有有的滿篇都是空洞的議論，或是題外的文字。我曾見過一篇關於鄉村小學教育的通訊，有一千多字是發表了關於小學教育的理論，引證了許多教育家的主張，卻寫到正題，鄉村中小學教育的情形時，幾百字就完了。另外的在一篇題為「廣東前線通訊」的通訊裏面，說到組織民衆的重要時，作者對於民衆力量的偉大一點，大大地發揮議論；幾乎用幾百個字來闡述了自己的意見。……這類的通訊，固然寫了自己想寫的，但能給讀者一點什麼呢？通訊得抓住一個中心事件，那必須是事件中突出的一環，必須是讀者希望知道的。再將這事件構成一個明確的主題，用簡單輕便的筆畫寫出。關於這事件的所有材料並不能塞到里面，也不是把板式的把材料寫下來就能成功。一切和主題沒有關係的材料，應該完全刪掉。留下的必須是有助於表現主題的東西

，將牠們圍繞着中心事件具體地描繪出來，那樣，給讀者的印象才能明晰和深刻。

「有許多通訊可以作為領導的論文發表出來」，而通訊的本身就負着一種政治任務。那末，為什麼不應當在裏面發表抽象的宏論呢？因為那正會破壞了政治的作用。作者的政見，「要經過深刻的生動的具體事實」流露出來，不要抽象的口號式的提出來。要怎樣的深刻的生動的具體事實呢？吳之杰先生在「關於通訊的寫作」中曾舉了日本作家下村千秋寫的一段文章為例：

「……雲積盈尺的十二月里，孩子們穿着破爛的連花被襪襪的和服和制服，沒襪子的腳上只穿一雙單薄的膠皮鞋，女孩子只有一條點身的紅布褲子裹着下腿，簡直和台灣窮社的窮人一樣。……」

「……至於他們住的地方，到處都得到北海道受奴人一般的小房子，在朝鮮的農家我曾見過許多類似雞屋的小房，這兒也有許多同那樣的，比較大的人家，也是舉起手便可以聽到樓上的房子。房子裏面有三尺多寬坐的地方，接着是客廳和內室，以外就是馬廄和廚房連在一起。更多可怕的是在那內室和廚房的後面是陰暗的寢室，那兒放着萬年牀。因為相隔只有一層板子或者蒿草，隣壁便是馬廄，夏天是蚊蟲的世界，風子跳蚤終年熱鬧成羣。芭蕉的「蚤虱馬屎伴枕邊」的生活，今天依然還有。……」

「日本農村——東北的游離層與游離村」  
作者寫戰爭中日本農村的荒涼悲慘，全文中沒有一句空洞的話或抽象的字眼，只具體地寫小孩的衣服，農民的房子和里面的情形。讀者可自然的會得出這末一個結論來：日本農村在破產中了，農民已在過着非人的生活。這是作者的見解，他可不是抽象地提了出來，而是把具體事實擺在讀者面前了。不由讀者不信，且印上比抽象的理論還深刻的印象。

此外，還有有的通訊作者，整子裝模作樣，只那劣劣的說詞，說詞了



# 從「西藏巡禮」談到康藏邊政

張澤漢

「西藏巡禮」公映了。這部談涉西藏。頗具年  
影的紀錄片，在戰時的首都和大東亞，不但是電  
影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回事，而在我國的邊政史上，  
自有其不可否認的重要性。「西藏巡禮」是在康藏  
高原這個「神秘之國」實地攝製的第一部電影。在  
當關於拉薩「禁城」及其地區的風土人情，景物草  
木等等的介紹，除了一些布達拉宮的照片以外，整  
部的紀錄影片，這還是第一次。「西藏巡禮」的攝  
製我們推崇，倒並不是因為它的引人好奇，或者難  
能可貴，而自有它歷史和政治上的價值。我們決  
不能不看「失去了的地平線」的眼光來看「西藏巡  
禮」。真好像我們不能把地產看作「上格羅里拉」  
「西藏巡禮」對於西藏的「地產」，作了一個  
古來未有的紀錄，自佛教製成。寺院歷史以及貴族和  
平民的生活情形等等，都有著簡潔而明確的紀錄。  
這些是西藏的一部影片，可是對於西藏的介紹，已  
經盡了它最大的努力。它的好處及在：第一，這是  
一部最實的電影，雖沒有故事的串插，但已把西藏同  
胞的真情，熱生動的映在我們眼前；並不像有許多  
電影，並不過是一些動人而新奇的照片而已。第二  
平穩而系統的整理，有著正確的主張，不像其他外  
國導演所什麼去游說，總把主人描寫成一個野蠻  
落後的種族，而竟是把西藏同胞的文物草率，正確  
的介紹給國人。它的真實性，便是一件極可貴的收  
獲。這是不想這番電影的製成後，康藏邊政的

面而出現了。……一文草寫得很快，但能給讀者  
些什麼呢？只有感傷，難得與味去讀這道類千一  
律的東西呢？  
「觀察者」一萬千里的波濤時，要注意水流上激  
起的浪花，要從激起的浪花，推測到水底潛伏的  
暗礁；從這暗礁感到航行的危險，而除暗礁，而  
順利航行，而造福人生與社會。——這道類千一  
律的東西，白澄先生說：有許多初從新聞通訊的背  
年，或多或少犯的兩種毛病：一或專注意那些新  
聞極強的消息，或忽視一般在外表上似乎很微  
小平淡的現象。他不能把視野擴展到整個宇宙，  
在觀察這現象中，把這現象推測到某種其範圍，  
射穿某幾點其幾面。……犯了前一種毛病，只能熟  
鬧一時的問題，倘沒有新資料，便無事可寫了  
。譬如目前勞軍運動，節約儲蓄運動，糧食問題；  
都是新聞性極強的問題，應當去寫。但除此以外  
外，仍感到存在著極重要的通訊材料。譬如文化  
食糧的缺乏，城市居民的流離，流離的兒童教育  
問題，戰時教育問題，青年學生的職業問題，……  
也都當把短住表現出來。犯後一種毛病，是沒有修  
養的青年作者常有的事。「社會上有許多平常的現  
象，微小的事情，他都不去注意，不用心考察，自  
認為無關輕重，不屑去寫」。比方廣大的普遍的流  
行，天氣的亢旱，轟炸後瓦礫上層層堆積的許多浮  
蕪，百貨店里有修飾的充斥……這些表面上最平  
淡的現象，實際內中却涵蓄著種種不可忽視的問題  
。民衆的衛生和健康問題，糧食與治安問題，工商  
業的復興與建設問題，民衆的節約問題，如果作者  
沒有銳利的觀察力，靈敏的感覺，便不能透視這

我們不必再另算舊帳，而這些舊帳，正是我們可以引為參考的借鏡。辛亥以至北伐的十數年間，由於內亂頻仍，當然更談不到什麼邊政，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行政院下設置了蒙藏委員會，關於邊政，總算有了專司其事機關。黃慕樵使藏，雖說沒有什麼具體的成績，究竟我們對於康藏同胞，已經表示不是漠然置之了。一直到抗戰發生，國府西遷，建設後方為當前的急務，於是康藏問題更為國人所注意。西康省政府的成立，便是一個最好的表示。去歲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和藏事處處長亂慶宗嗣氏：分道入藏，主持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最近並有成立西藏行政指導長官公署之說。那末，我們的康藏問題，已經到了漸入佳境的轉捩點。而「西藏巡禮」，也正是跟隨這次吳委員長的入藏而撰拍的，我們所以說它自有其歷史上和政治上的價值，也正在此。

這裏，我們想到了歷代以來，我們的政府，對於邊政，向無一定的政策，現在抗戰已到了勝利年頭，國內團結，已變成了在抗建途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康藏邊境的同胞們，自然也是我們這個重大力量中的一環。我們正應該在這康藏邊政上繼續開來的時候，來檢討和決定一下我們的政策。

說到邊政政策的決定，我們自必須以民族的民族主義為出發點。根據憲法，國內的一切民族，皆為中華民族的構成份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總理的建國大綱裏，也有對於國內諸弱小民族，政府領扶助之，使其能自決自治的規定。可是這一點，即為歷代的政府所忽視了，在過去，總以殖邊為一種經濟化外的勾當，因此，造成了主奴的成見。

就是到現在，「大漢族主義」的思想，尚存留於有識人的腦中，這一輩，是我們必須徹底糾正的。固然，事實上由於地理、經濟、歷史等等的原因，他們的文化水準，尚未十分發達。可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來用全力幫助他們，使他們能日見進步，我們是應該有一種互助的精神，而千萬不能有主奴之見，這是我們第一個原則。第二，說到邊疆問題，不免講到經濟開發。開發邊疆經濟，是一件極為當然的事。祇是我們也必須有一個原則，即是開發邊疆經濟是為國用，但其利益必須還之於邊疆同胞。「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否則，和帝國主義的榨取殖民地有何分別？何況「倉廩足而後知禮義」，必須使邊疆同胞的生活充實以後，才能談得到改革和進步。第三，文化和教育的改善，也是我們幫助邊疆同胞的要政。最近八中全會中，也有講設邊疆語文系與西北西南文化研究，培植邊疆人才，而利邊政施行的決議。關於這一點，我們一方面要保存他們原有的文化並使之發揚光大；一方面還要採取他們的優點，使之混合成為一個新體系的中華文化。而對於邊政工作者，也必須都是健全而優秀的人員。在最初，這些工作者，自然只有由內地選派，但我們必須盡可能的使邊疆同胞能夠參加這種困苦而艱難的工作，而將來呢，我們還要做到使邊疆同胞們自己來負擔這種責任。這並不是有你我之分，乃是因為以邊疆同胞來治理邊疆的事，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當然要比較親切和明白得多，在工作效率上，自必事半功倍，而與總理自決自治的原則相符合。以上所述的幾點，不但是處理康藏邊政的原則，也是處理一般邊政的要點。

的表皮看到內部的嚴重性。「他將只看到表皮的瘡，不能看透肌肉裏的膿。他不能從這小的事體看出大的問題；不能用總的天秤放衡這小的事物」。

至於通訊的形式，應當是多樣性的，每個通訊作者都不應當以東施效顰為能事，要具有創造性，有獨特的手法，有獨特的作風。這樣作自然比模擬困難，但惟有這樣才能走到成功的路上去。長江先生的通訊就有獨創的風格，而他的成功也就在這獨創上。

有的作者在形式上力求美好，用純文藝的筆調寫通訊，細膩的刻畫和描寫，這是不對的。通訊雖然要給讀者一個具體的印象，但文筆應是簡潔的敘述，描寫的筆法祇可間或使用，全篇都是描寫就不成爲通訊了。更有有的通訊，描寫和敘述不能合拍，致前後情調不一致。例如寫一個紀念會，開始先描寫了會場的佈置和到會的人物，到了寫開會，講話，講演，筆調就往往變了。對於會場和人物過於細膩的描寫沒有必要。一篇通訊究竟不是演說或講演辭，大段的記述這類東西是不對的，應當只記重要的地方，那就不至因題材而害得文章不統一了。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窮，不敢一得自足；有恆則斷無不成之理。

我們再來談到康藏邊境上的幾個實際問題。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的是邊茶貿易。邊茶的貿易，直到現在，已有千百年的歷史。邊茶為康藏同胞日常必需之品，而康藏邊境卻不能出產，因此，多少年來皆仰給於內地。所謂五屬邊茶，乃成爲一種聯邦康藏的政治商品。歷代政府，也對之採取一種統制的態度。可惜邊茶商人不知改良，唯利是圖，品質既任見庸劣，邊茶的售價，又日趨昂貴；長此以往，那康藏同胞，只得飲用廉價的印茶了。這不僅是一種經濟的損失，也是一種政治的損失。我們要改善康藏邊境，最低限度，先要使康藏同胞，普遍的吃對價廉物美之邊茶。這個問題，正好使我們使每個人有米吃一樣的重要。假如我們對於邊境同胞的日常

生活必需品，都不能使其充分獲得，這該甚麼邊境！這雖似平小事，卻在康藏邊境上有重大的影響。康藏問題，多少年來，因爲治邊者的不法，和變質的鴉片，生活已非常痛苦。這種痛苦，我們必須設法爲之解決，譬如，烏拉制度，已變成了康藏同胞的鎖鎖。雖然，爲着維持康藏特殊環境下的交通，烏拉制度當然也有存在的理由。不過，最低限度，我們要設法使之改善，至少要做到沒有「有牲無差，有差無牲」的不平現狀。再講，以西康而言，建省以後，由四川劃入的甯雅兩屬姑不論，以康屬十九縣來講，每年牲稅地糧，所入不過二三十萬元。這數目在西康省的預算中，所占的百分數甚小，而對於西康同胞，則始終是一種負擔。加以西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又因歷次變亂而造成阻滯止無定，「有粮無地，有地無粮」的情形，到處皆是。要加改革，又恐怕事實上以辦到。何不將此款稅捐，乾脆取消，而由兩庫補助地方，則在國庫所失有限，而其收穫，先可使現在尙爲西康省政府權力所不能及的金沙江以西省境的同胞，首先內向，而前後藏的人民自亦必欣然來歸，其有利康藏前途，決非數字所可表現。邊疆稅的設立，本來是

不合理的，這一方面阻礙了康藏貿易的發展，間接妨害了康藏經濟的改革。加以邊疆稅使康藏同胞的生活必需品，不能廉價獲得，使經濟生活的改善，也受了不良影響。這次八中全會也有嚴禁各省濫行通過稅的決議，這也是一件應廢除的。

話說回頭，「西藏巡禮」所給與我們的，只是西藏同胞的生活情形，而實際上國內的弱小民族，非僅蒙藏兩族，即康藏境內，其他的弱小民族，也多得很。但爲什麼我們只有蒙藏委員會呢？我們不是應該把蒙藏委員會擴大而改爲邊政委員會之類，使對於一切邊疆同胞，不致有顧此失彼之感？這一點，似乎尚有商榷的必要。

「西藏巡禮」的公映，是表示我們邊政漸入佳境的一種提。在這裏，我們要檢討過去，抓住現在，一切工作人員，必須深入邊疆，不能讓斯文哈定等專美於前。那末，康藏邊境也就自然容易改進了。

# 白本評論

第四十卷第一目錄

歐國內外情勢的變遷及其前途.....	顧德柏
四年來日本政局的變遷.....	李學谷
歐國侵華第四週年的政治情勢.....	蔣益明
近東形勢與日本.....	周子亞
日荷談判的確切.....	王乃昌
日印經濟關係的分析.....	手啓民
日越經濟協定的透視.....	劉伯申
日蘇中立談判.....	陳淑時
最近歐國印象.....	釋天慧

編輯者：磁器街40號本日評論社  
 總經理：磁器街中國文化服務社





問題解答

研究農業經濟地政及合作等問題

中山大學農業經濟系主任王雲五著

指導先生：我欲於公餘，研究農業經濟、地政、合作等學科，但不知應如何研究及應讀何種書籍，請賜示為感！

傅謙先生：

仲偉謹上

（一）所謂農業經濟學，實言之，乃將普通經濟學之一般原理與法則，應用之於農業部門。而對此農業部門之一切經濟行為及與此互有關係之各種經濟關係，在公經濟方面，加以觀察研究之是也。故欲修習農業經濟學，第一對於農業生產技術之各學科，須有深切的認識；第二對於經濟學，亦應有相當之素養。

加學研究，愈不至發生許多困難。惟農業經濟學，迄至今日止，尚未達到純理論之境，大概偏於應用方面者居多，故其內容與體系，往往因時因地而有不同，未可一概而論。惟大體言之，舉凡農業之特殊生產部門中，其與經濟互有關係者，皆為農業經濟學所應研究之範圍。舉例言之，農業乃以土地為基礎，故對於土地之經濟的性質，如地租地價，收穫減法則等，皆須首要明瞭者。又如農業乃以資本與勞動為要素，故對於農業資金之需要與供給，農業勞動之種類與分配等，亦為其主要問題。至在農業之生產過程中，其與經濟有關者，則為農產價格及農產物運銷諸問題，若以農業為一種企業，則則有大農、小農、自耕、佃耕及租佃等問題。此外如土地制度之變遷，耕種方式之改進，亦係研究農業經濟者所不可不知之事實。然最重要者，則莫如關於農業經營之一切問題與組織之理論。此理論雖以私的企業經營為前提而成立，成為農業經營學之基礎，然近代之農業經濟學，實由此而出發，亦由此而演進，推而廣之，即世界各國農業經濟之發展與改進，皆可以此理論而推之。是故學習農業經濟，對此尤不可不有深切之了解也。

以上乃就農業經濟學之意義及其內容，約略加以介紹。至於吾國近日對於斯學之研究，在學問上尚未有相當基礎。故其研究，難免流為泛泛之基本資料，不論自然的或經濟的，皆付缺如，故其研究，難免流為泛泛之現象，亦千差萬別，故吾國之研究斯學，應以吾國之農業經濟情形為其對象，此則吾人之希望，亦應努力之處也。

關於農業經濟之書籍，請先購下列三種讀之：

- 一、農業經濟學導論 萬國鼎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 二、農業經濟學 巫寶山譯 全上
- 三、中國農業經濟 張履鸞譯 全上
- （二）地政即係土地政策之縮語，其範圍甚廣，舉凡土地制度，土地分配，土地使用，土地改良，土地登記，土地徵收，土地稅，乃至土地金融等等，似皆可包括在內。惟其中心問題，則為在土地制度與土地分配及使用問題。自來對於土地問題之學說及其見解實繁政策者，莫不集中於此二者。在學說方面，如土地增價稅，單一稅，土地國有論，土地社會化等之理論；在政策方面，如十八世紀之農奴解放，前次世界大戰後中歐各國之土地政策，蘇聯之土地國有，其程度雖有不同，要皆係對土地制度加以改革者。至對於分配使用問題，則多見之於佃租關係之立法或都市之實施地價稅，新開墾地之施行未改良土地稅，或以預防土地投機，或阻止土地荒廢，蓋亦不出土地之分配與使用範圍。至於吾國之土地政策，或以阻止土地荒廢，可分為兩大主流，其一為土地制度之改革，即所謂田制問題是也。古之井田，限田，王田，均田，乃至於計口授田，或已見諸實施，或僅止於主張，是其較著者也。其二為地權之整理，即所謂正地權問題是也。如歷朝對於田賦之檢覈，土地之清丈，以及稅制之整理與改革，皆屬於此。是二者，實相交互交錯於歷史之中，而成為吾國土地政策之全部。至近今之所謂平均地權，乃依地權之整理，地價稅之實施，而逐漸達到土地制度改革之目的。蓋欲將吾國歷來土地政策之主流，融而為一者也。至如耕者有其田之提議，二五減租之實施，則又關於土地分配與使用問題矣。
- （三）關於土地政策之書籍，在吾國似甚少，有系統之著作，茲特介紹數種於次：
- 一、土地問題（二冊） 岑紀清 商務
- 二、土地經濟論 李達譯 商務
- 三、土地問題與土地法 吳尚鷹著 商務
- 四、中國土地政策論文集 中國地政學會 正中
- 五、地政月刊 中國地政學會出版（但未知近日仍續刊否）
- （三）關係合作問題，吾國近日著書為多，此處似無須介紹，請購下列三種書籍先讀，但倘能選擇經營比較良好之各團體參觀，則更有心得矣。
- 一、合作社之理論與經營 于樹德著 中華書局
- 二、合作經濟建設 楊元善著 商務
- 三、各國合作事業史 楊元善著 商務



## 英漢對譯

Santiniketan, Bengal September

太戈爾覆野口米次郎函 (第一封)

張易譯

茲介紹印度詩哲太戈爾和日本詩人野口間往返書牘二通。野口致太戈爾函，內容荒蕪，不便譯述。而太戈爾覆野口函，則句句皆是正義呼聲，大詩哲面目躍如紙上。特將其逐字譯出，以供讀者參考。

——譯者——

Dear Noguchi:

I am profoundly surprised by the letter that you have written to me: neither its temper nor its contents harmonize with the spirit of Japan which I learned to admire in your writings and came to love through my personal contacts with you. It is sad to think that the passion of collect'ive militarism may 'on occasion helplessly' overwhelm even the creative artist, that genuine intellectual power should be 'led to offer its dignity and truth to be sacrificed at the shrine of the dark gods of war.

You seem to agree with me in your condemnation of the massacre of Ethiopia by Fascist Italy, but you would reserve the murderous attack on Chinese millions for judgement under a different category. But surely judgements are based on principle, and no amount of special pleading can change the fact that in launching a ravaging war on Chinese humanity, with all the deadly methods learned from the west, Japan is infringing every moral principle on which civilization is based. You claim that Japan's situation was unique, forgetting that military situations are always unique, and that pious war lords, convinced of peculiarly individual justification for their atrocities,

Humanity, in spite of its many failures,

野口先生：

你寄給我的信，引起了我很深的驚訝。它的情調，它的内容，和在讀你的作品時，使我嘆賞的，以及由於和你個人接觸使我愛慕的那種日本精神，皆不相調和。我想到某種贖武主義的狂潮，有時竟能無法拯救地壓服了那怕是創造的藝術家，純粹的智慧力量，也竟至把它的尊嚴和真實，貢獻於暗黑的戰神的祭壇上。這很使我悲楚。

在你斥責法西斯意大利宰割阿比西尼亞一點，似乎是和我的意見相同的。可是你却把對中國數千萬民衆的屠殺，放在另一個範疇裏來判斷。但判斷是要根據原則的，任何特殊的辯護也不能改變貴國是在摧殘着文化所根據的一切道德原則。因為貴國是藉學自西方的殘忍的方法，推行着一種對中國人民的掠奪戰爭。

你主張，日本的環境是特殊的，但你却忘記了軍事的环境，永遠是特殊，而偽善的軍閥，總是相信他們的兇殘暴行，有特殊的獨自的「正當性」的。

人類總是遭遇到許多失敗，總是相信有

has believed in a fundamental moral structure of society. When you speak, therefore, of 'the inevitable means terrible though it is, for establishing a better world in the Asiatic continent'—signifying, I suppose, the bombing of Chinese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e desecration of ancient templ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means of saving China for Asia—you are ascribing to humanity a way of life which is not inevitable even among the animals and would certainly not apply to the East. In spite of her occasional aberrations, you are building your conception of an Asia raised on a tower of skulls. I have as you rightly point out, believed in the message of Asia, but I never dreamed that this message could be identified with deeds which might rejoice the heart of Tamerlane. When I protested against 'westernization' in my lectures in Japan, I contrasted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which some of the nations of Europe were cultivating with the great heritages of culture and good neighborliness that went into the making of Asiatic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The doctrine of 'Asia for Asia' has all the virtues of the lesser Europe which I repudiate and nothing of the larger humanity that makes us one across the barriers of political blocks and divisions.

I was amused to read the recent statement of a Tokyo politician that the military alliance of Japan with Italy and Germany was made for highly spiritual and moral reasons and 'no materialistic considerations behind them'. What is not amusing is that artists and thinkers should echo such remarkable sentiments that translate military swagger into spiritual bravado. In the west, even in the critical days of warmadness, there is never any dearth of great spirits who can raise their voice above the din of battle and defy their own warmongers in the name of humanity. I still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uch souls in Japan, though we do not hear of them in those newspapers that are compelled at the cost of their extinction to reproduce their military wasp's voice.

The betrayal of intellectuals', of which the great French writer spoke after the world war, is a dangerous symptom of our age. You speak of the silent sacrifice and suffering of the poor people of Japan and take pride in betraying that this pathetic sacrifice is being exploited for gun running and invasion

個社會的基礎道德機構存在着。因此，當說到「雖是可怕，但爲了在亞洲大陸上建立起一個巨大的新世界，那是不可避免的手段」

——我想你是把轟炸中國婦孺，毀滅古代廟宇和學校當做爲了亞洲拯救中國的一種手段

，你是在給人類另闢一生活途徑，而這途徑在獸類也都不是無法避免，自然不應適用於東方，即使東方偶爾有越軌的事象。你是在骷髏的塔尖上，建立你的亞洲觀念。如你正當的指出，我是相信亞洲的使命的。但我決沒有夢想到

這種使命，能與那或許可使帖木兒的心感到滿意的行爲混爲一體。當我在日本講演反對「西洋化」的時候，我曾把歐洲數個國家所培植的掠奪的帝國主義，和形成亞洲及其他文明的教化和善鄰觀念的偉大遺產，作過一番比較。『亞細亞人的亞細亞』這主義，包含有我所斥責的渺小的歐洲所有的長處，但卻絲毫沒有那種廣闊的人道理念，足以使我們跨過許多深溝鴻溝的障礙，而渾然融合。

最近讀某東京政治家所發表的宣言說，日德義三國的軍事結盟是爲了「崇高的精神和道義的理由，這裏面並沒有物質的動機」，我覺得可笑。但使人不能笑的，却是想到藝術家和思想家，竟也能和這種感情呼應，把武力的驕橫，解釋爲精神的勇氣。

即使在戰爭狂熱最緊張的時代，西方也從沒有缺乏過偉大的精神，在戰鬥的喧嚷中大聲呼號，用人類的名義來斥責他們自國的戰爭販賣者。我仍舊相信日本也有這樣的靈魂存在，雖然我們在報章上——這些報紙若是不做軍閥的傳聲筒，便不能存在，——聽不到他們的呼聲。

世界大戰後法國某偉大作家所說的「吾輩國人的背信」，正是我們這時代的危險的症候。你談到日本貧苦人民的沉默的犧牲和受難，並且很得意地說出這種殘酷的犧牲，是爲了要驅動大砲去侵略鄰人的家園和爐灶。抱着這種意

of a neighbor's hearth and home. Holding each opinions, as many of your intellectuals do.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they are left 'free' by your Government to express themselves. I hope they enjoy their freedom. Retiring from such freedom into 'a snail's shell' in order to savor the bliss of meditation 'on life's hopeful future', appears to me to be an unnecessary act. I cannot accept such separation between an artist's function and his moral conscience. The luxury of enjoying special favoritism by virtue of identity with a government which is engaged in demolition of all salient bases of life and of avoiding, at the same time, any direct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 philosophy of escapism, seems to me to be another authentic symptom of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betrayal of humanity.

I know that one day the disillusionment of your people will be complete, and through laborious centuries they will have to clear the 'debris of their civilization wrought to ruin by their own warlords' run amuck. they will realize that the aggressive war on China is insignificant as compar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ner spirit of chivalry of Japan. Faced by the borrowed science of Japanese militarism which is 'crudely Western in character, China's stand reveals an inherently superior moral stature. and today I understand more than ever before the meaning of the enthusiasm with which the big-hearted Japanese thinker "Okakura assured me that China is great.

Yours sincerely,

Rabindranath Tagore

見，如像你們的國裏許多智識人一樣，你們的政府能使你們得以「自由」表達，實毫無足怪了。我希望他們享受這種自由。爲了要玩味「那生命的有希望的將來」的冥想的幸福，而從這種自由(的天地)退到「龜牛殼裏」去，在我看來是不必要的舉動。我不能承認藝術家的職責和他的道德良知，有這種分離。附和一個從事於毀滅一切顯明的生命基礎的政府，在享受特殊寵遇的這種奢侈，同時用一種逃避主義的哲學來推諉任何直接的責任，在我看來，這正是現代智識人對人類背信的另一確實的徵候。

我知道有一天貴國人民會受到徹底的幻滅。經過了若干艱苦的世紀後，他們會明白日本文化的堆積是毀壞於他們自國的瘋狂的軍閥手中。他們也會認識到，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日本武士道的內在精神的毀滅相較，前者的重要性，實微不足道。

中國的立場，在竊來的日本軍武主義——那是生硬的西洋式的——科學之前，正顯示了一種固有的高潔的道德精神。日本的心胸曠達的思想家岡倉曾經確然的向我說過：「中國是偉大的」，到現在我才深切地了解到他說這話時的熱烈的意義。

太戈爾

1. on occasion = occasionally; sometimes
2. led to offer 導致於獻出
3. in spite of = notwithstanding 儘管；雖然
4. Tamerlane [Taimurlata] 或 Timur [timur] (1333-1405) 蒙古之征服者，中國通稱爲帖木兒。
5. betraying 洩漏；被告
6. do = hold
7. debris [debrɪ] = wreckage. 碎物
8. run amuck = run about in frenzied thirst of blood. 四出亂殺；狂想殺人 amuck (adv) = 暴戾
9. crudely 生硬
10. 岡倉由三郎，爲日本世界聞名的英文學者，言語學者，文學批評家，自由主義者。

# 新書消息

國立中央圖書館

## 中文之部

### 總類

書名	著譯者	出版年	出版處	價格	備註
總理遺教是精神動員的兵法	張九如著	三十年	重慶獨立出版社	〇、五五	

### 哲學宗教類

中國哲學史	金公亮著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〇、八五	青年叢書
倫理學大綱	謝幼偉著	全前	全前	〇、八〇	
辯證法論叢	毛超錫編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一、五〇	

### 應用科學類

農藝植物考選	俞德波著	全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一、四〇	漢譯世界名著
日光浴與日光線	蔡希爾著	全前	全前	〇、四〇	

### 社會科學類

法西、納粹、蘇維埃	謝靈風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〇、七五	
法學通論	張炳孫著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〇、九〇	
抗戰與教育	王書林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〇、六〇	
社會事業與社會建設	孫本文著	全前	全前	一、〇〇	
政治學	陳之邁著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〇、九〇	
現代歐洲社會經濟史	宋衡之譯	全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三、〇〇	世界文化叢書

## 本刊徵稿簡約

- (一) 本刊為供給大中學生課外閱讀及輔導一般自修青年之刊物，全刊分(1)學術論著，(2)學術講座，(3)讀書指導，(4)生活導導，(5)時事論壇，(6)文藝園地，(7)英漢對譯，(8)圖書評介，(9)會員通訊，(10)新書消息，(11)文化新聞十一欄。除由指導委員及學術機關與學校團體擔任經常撰稿外，歡迎投稿。
- (二) 投稿每篇字數以約兩千字至五千字為適宜之稿件，惟學術譯座除外。
- (三) 投稿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譯稿請附寄原文。
- (四) 投稿一經掲載，每千字酌送四元至十元薄酬。
- (五) 投稿掲載後，版權歸本刊所有；但事先特別約定者，不在此限。
- (六)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先聲明。
- (七)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如需退還者，請在稿端註明，並附足退稿郵資。
- (八) 來稿須書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 (九) 來稿務請掛號，寄至重慶瓷器街四十號中國文化服務社讀者會。

教育與教育  
教育與教育  
教育與教育

人問味

生死與人生三部曲

和平天使

瀟湘公路的故事

戰士的手

古地理學

法蘭西的悲劇

寒始星傳

歐美抗戰故事

歷代名媛文獻考

時代教育

正言教育月刊

民族文化

國防畫報

文藝類

曹湜著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謝冰瑩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徐仲年著 全前 重慶青年書店

袁昌英著 全前 重慶新評論社

蘇雪林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萬迪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賽珍珠原著 全前 重慶新評論社

史地類

謝冰瑩著 全前 重慶獨立出版社

陳兼善著 全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中宣部編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馬元材編 全前 上海商務印書館

周駿章編 全前 重慶正中書局

期刊

王斐揚編 全前 全前

上海時代教育社

上海正言教育月刊社

曲江民族文化社

桂林國防書店

讀書之於心靈，有如體操之對於

身體一樣。在這一方面，我們因此保

持了自己的健康，增強了自己的體魄

。在那一方面，我們操養了自己的道

德，——這就是心靈的健康，而且使

它堅定而活躍了。

——愛迪生——

總理的精神祇貫注在他將來的專

業，所以 總理對待人物，完全是

平民的精神，完全是虛懷若谷的精神

；但對於國事呢？却又是一副舍我其

誰的精神，不折不扣的精神。一方面

最和平，一方面又最剛強。

——錄自世界華人成功勵志錄

書

# NEW BOOKS 西文之部

中華民國郵政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Philosophy

1. Grafton, Samuel.  
All out. 104p. N. Y. Simon and Schuster. 1941. \$1.00

## Social Science

2. Feis, Herbert.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ffairs. 132p. N. Y. Harper. 1941. \$2.00

3. Gardner, Erle Stanley.  
The case of the silent partner. 278p. N. Y. Morrow. 1941. \$2.00

4. Hawkins, Gaynell.  
Education for social understanding; programs of case work and group agency. 207p. N. Y. Am. Assn. for educ. 1941. \$1.25

5. Robbins, Lionel.  
The economic causes of war. N. Y. Macmillan. 1941. \$0.35

6.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 443p. N. Y. 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1941. \$1.50

## Science

7. Hilditch, Thomas Percy.  
Chemical constitution of natural fats. 438p. N. Y. Wiley. 1941. \$6.50

## Useful Arts

8. Air Youth of America.  
Model airplane contest; an air youth guide with official rule. 106p. N. Y. Appleton-Century. 1941. \$1.25

9. Goode, Kenneth Mackarness.  
Ten points of advertisers. 299p. N. Y. Harper. 1941. \$3.00

10. Hill Mrs Janet.

Cooking for two. 268p. Bost. Little, 1941. \$2.00

11. Hill Justina.  
Germs and the man. 461p. N. Y. Putnam. 1941. \$3.75

12. Wilson, John Douglas and Rogers, Ciell M.  
Simplified carpentry estimating. 204p. N. Y. Simmons-Boardman 1941. \$1.75

## Literature

13. Dean, Sidney Walter.  
He fought for freedom. 284p. Phil. Macrae Smith Co. 1941. \$2.50

14. Knight, Clifford.  
The affair in death valley. 270p. N. Y. Dodd 1941. \$2.00

15. Perry, George Sessions.  
Hold autumn in your hand. 249p. N. Y. Viking. 1941. \$2.00

16. Werfel, Franz.  
Embezzled Heaven. 427p. N. Y. Viking. 1941. \$2.50

## History

17. Carcopino, Jerome.  
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342p. Conn. Yale univ. press. 1941. \$4.00

18. Kent, Rockwell.  
This is my own; with drawings by the author. 393p. N. Y. Cuell 1941. \$3.50

19. Villiers, Alan.  
Sons of Shabaz. 429p. N. Y. Scribners. 1941. \$3.75

20. Webster, Hutto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1051p. Bost. Heath. 1941. \$6.50